

豆豆

讀《菜農說故事》（一）



天雅微妮

認識蔡由龍老師的名字，是在讀石光中學的朋友口中。後來因為與他的女兒黎坤成為晉江一中的同班同學，她父母家庭的情況，便從她口中瞭解。

蔡老師在四十八歲時南渡菲律賓。有次他回國給妻兒辦理往菲律賓的簽證時，我正好也在辦理簽證。我藉這個機會到他家拜訪——那是我唯一一次見過蔡老師。

後來，在菲律賓偶爾會在華文報紙上看到蔡老師的文章。二〇一八年輾轉與老同學黎坤覆聯，在金中國酒家見面吃飯時，沒見到蔡老師，說是身體抱恙，咳嗽。過了不久，便驚聞蔡老師去世的消息。

這些年，黎坤是我在所有晉江一中同學中聯繫最多的一位。今年年初，聽說我出了個人的專輯，黎坤特別高興，送她一本有著簽名的書，是理所當然的事。交談中，我們談到了她的父親——蔡由龍老師。黎坤說她父親在十幾年前，曾經自費出過一本書《菜農說故事》，說是他老了，以後可以留下來作為紀念。

上週黎坤再次來菲探望母親，給我帶來了這本書。她說，當年蔡老師投稿《世界日報》的文章，還是有點微薄的稿費。但是菲華華文作者如果要以文字為生的話，根本做不到。

《菜農說故事》分為三部分：上篇，菜農——一個普通人的故事；中篇，石光中學的故事；以及下篇，菜農雜談。

一般出書的人都會找作家或者熟悉的、比較有名望的人來作序。我出書的時候自認自己上不了檯面，但也請自己的好

朋友作序。而蔡老師桃李滿天下，卻沒有請任何人為他作序，來了一個自序，只讓他編輯書稿的人寫了一篇簡短的讀後感言以及編後語。

蔡老師在自序中提到「菜農」的由來：一九七二年華僑大學被撤銷，原土木系併入福州大學。當時福州大學規定每位教員每年必須在福州大學農場勞動一個月。他沒有課程任務，就報名參加了。農場發給一把鋤頭，並說丟掉後要賠償。他就在鋤頭柄上開玩笑地刻了「菜農」兩字，還用墨水浸染，讓他更顯眼，就不易被錯拿而丟失，掉了白花錢可惜。後來想，「菜農」兩字剛好有多重理解，可與自己的姓名諧音，也可暗示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耕耘，儘管收成各異，勤勞卻是大家共同的優點。於是便決定用它作筆名，連QQ名也改成它。他說，受到挫折、經歷磨練的風雨歲月倒是常見。他說，成熟的生命理所當然地要為社會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翻開《菜農說故事》的上篇，蔡老師與我母親的年紀相仿，他的童年經歷正是我母親那一代人經歷過的童年。抗戰時期，我兒時聽外婆與母親講述的當時所有在國內的呂宋僑屬經歷過的苦難，在蔡老師的筆下重現。甚至蔡老師筆下記錄的當年泉州地區的瘟疫，抗戰結束後華僑何俊智從馬尼拉帶來的消息報告會，一幕幕彷彿重現在眼前。

作品的上篇，是蔡老師從出生到大學畢業，從大學老師到為了盡孝回到家鄉母校石光中學教書，進而在四十八歲的時候移居菲律賓，到最後退休含飴弄孫的生活簡介。

（10/11/2026）

葉榆

格局



是葉菲葉

前陣子，遇上一件非常無語的事情，感覺自己的修行在逐漸提升了。我在一個聊天群分享菲律賓華人生活日常，sm商城每年農曆春節佈置的喜慶氛圍。冷不丁，一個人冒出來說：華人在全球最沒地位，在美國地位不如黑人，他很討厭自己是華人等等一系列的胡言亂語。我活到這個年紀，第一次遇上這種奇葩人。真的是活久見！他不僅看不起自己，甚至看不起所有的在國外的中國人。這種人渾身負能量，怨天尤人，生活中一定過得很不好。無知的人，總是認為自己很厲害見過世面，真的是口出狂言，沒有做人底線了，他看不起自己身為中國人。

我當時非常生氣，回怼了他幾句。後來一位群友對我說：你被狗咬了，不可能咬回去吧，不要理睬他。冷靜下來，仔細想想，的確是這樣。我在國外的生活過得還不錯，真的沒必要為那種低層次的人說的話而生氣不開心。一個人的認知問題決

定了他自己的人生道路。物以類聚，人與群分，遠離這種垃圾人就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格局打開，道不同不相為謀，做好自己就好。那種人就像井底之蛙，他看到的世界，是他自己內心的投射！

一種米養百樣人，選擇三觀一致，磁場能量相同的朋友相處很重要。所以，不要讓他人的錯誤讓自己不开心，真的沒有必要。他就像過街老鼠，很多群友也出來對他的言辭，他是一副死豬不怕燙的嘴臉。

真的很奇葩，一個人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真的是枉費來世上走一遭。他就是覺得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這種人一輩子都沒走出國門，沒見識過世界的遼闊和美好，才會如此膚淺愚昧可笑。我不屑再浪費自己的口水，不會與這種人再爭執，是最明智的做法。

希望大家都能遠離負能量，不要為任何人的無知而生氣，過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我雖然身在海外，我是中國人，我感到驕傲和自豪！

林南宏

學中文，就是親中嗎？



各說各話

如果一個菲律賓學生學英文，我們會認為他親美嗎？學日文或韓文，難道就代表他支持日本政府，或是認同韓國的外交政策？顯而易見的，不會，那為什麼好像提到「中文」，事情就變得不太一樣？這個問題，如果放在十幾二十年前的菲律賓，可能沒有今時今日這麼敏感。但到了2026年，西菲律賓海的爭議、中菲之間緊張的關係、POGO所帶來的後遺症、中國籍人士非法取得菲律賓身分、間諜以及國安疑慮等新聞接連出現，「中文」這門語言，也被捲入了政治與國家安全的討論。所以，學中文，就是親中嗎？如果只是要回答這個問題，答案很簡單：當然不是。但真正值得討論的是，為什麼今天的菲律賓，開始需要問這個問題？

中文、中國、中國政府，本來就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我們首先必須把幾個經常被混在一起的概念拆開。會說中文，不代表是中國人；菲律賓華人，也不是中國公民；就讀華校，更不代表讀的是「中國學校」；學習中華文化，也不代表一定認同中國政府的政策，菲律賓華校的主體，終究還是菲律賓。然而，如果一所菲律賓的學校接受境外政府的資金、教師、教材與課程，菲律賓政府當然有權知道錢從哪裡來，老師由誰派遣、教材的內容是什麼。尤其當菲律賓與中國在海域上存在直接的利益與安全衝突時，政府對中國政府支持的教育、研究與文化交流更加謹慎，本就應當如此。

很多菲律賓人的第一句中文，很可能來自台灣偶像劇《流星花園》

2026年的6月底，發生了一件讓菲律賓民間轟動的大事，F4舉辦了恆星之城巡迴演唱會，整個六月，搶票、回憶殺、流星花園的劇情片段，可以說是橫掃並洗版了菲律賓本地媒體，這又是為什麼？我們把時間往前拉二十多年，2000年代初期，台灣偶像劇《流星花園》紅遍亞洲，在菲律賓造成轟動。菲律賓人們開始認識「Dao Ming Si」和「Shan Cai」，很多人都會唱盧慶慶的《情非得已》。他們未必知道每一句歌詞是什麼意思，發音也不一定標準，但一首歌聽久了，就會跟著唱；一齣戲看久了，就會記得幾句中文。

如果再往前一個世代，「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也是改革開放初期流傳的順口溜。鄧麗君的《甜蜜蜜》、《我只在乎你》，早就在亞洲許多地方流傳。更有意思的是，鄧麗君本身有非常鮮明的台灣背景，也曾長期參與「勞軍」與「反共」相關活動。連今年川習二會的現場，《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旋律都在現場奏起，鄧麗君的歌聲也跨越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日本與東南亞。同樣是聽中文歌，既可以是流星花園的《情非得已》，可以是鄧麗君的《甜蜜蜜》，當然也可以是香港歌手鄧紫棋的《天空沒有極限》，或是中國歌手張靚穎的《輕輕》，馬來西亞歌手李俊薇的《甲乙丙丁》又有何不可？語言相同，文化來源，政治背景與認同卻可以完全不同。難道當一名菲律賓人唱著上面這些中文歌的時候，他是在「親中」嗎？恐怕沒有人會這樣問。他可能只是在唱一首喜歡的歌。

這其實提醒了華校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情：菲律賓華校要學中文，從來就不是只有「中國」這一個入口。台灣地區有自己的華語流行文化，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有自己的華文社會；菲律賓的華人，更是在這片土地上使用咱人話、華語以及其他語言超過百年。語言可以跟著政治傳播，也可以透過電影、電視、音樂、家庭、商業、友情傳播。中國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華語社會，但中國並不能代表整個華語世界。如果今天一個菲律賓孩子因為一首台灣的歌開始學中文，另一個因為一部中國大陸電視劇開始學中文，最後學到的可能是同一套語言，但他們走進

這扇門的理由完全不同，那又何妨？如果華校真的等於「親中」，那百年來它到底培養出了誰？

菲律賓華校已經存在超過一百年。這一百多年來，從華校走出去的人，有企業家、有醫師、有律師、有教育工作者，也有部長、參議員與政府官員。包括國防部長Gibo Teodoro、教育部長Sonny Angara、參議員張僑偉Win Gatchalian、參議員JV Ejercito、菲律賓健保總裁兼執行長何佳兒Beverly Lorraine C. Ho等菲律賓政界人物，Metrobank首都銀行創辦人鄭少堅George S. K. Ty、Jollibee快樂蜂創辦人陳覺中Tony Tan Caktiong等企業界人士，許多大家熟悉的菲律賓企業家，其實都來自華校教育的栽培。

這些人，有人經商，有人從政，有人進入政府，有人投入醫療、教育與公共服務；即使同樣出身華校，對中國大陸、台灣、美國乃至於菲律賓自己的政治議題，也不可能只有一種看法。如果接受華文教育，就足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忠誠，那麼一百多年下來，華校理論上應該會培養出一群政治立場非常接近的人。現實顯然不是如此，一個孩子在華校學中文、讀華文、接觸中華文化，並不阻止他同時也是一個菲律賓人。最常看到能夠代表這個背景一句話，非「Chinese by Blood, Filipino by Heart」莫屬。

1970年代華校菲化政策之後，今天所謂的「華校」，本來就是菲律賓教育體系裡的私立學校。學生學英文、學Filipino、讀菲律賓歷史，接受菲律賓政府規定的正式教育課程。他們在菲律賓出生、生活，長大之後在這裡工作、創業、納稅、投票。如果只是因为每天多上幾堂中文課，就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國家認同，可能把教育太過簡化了。教育需要政治現實，但不能只剩政治，最後反而影響了教育的本質。

如果擔心中國，菲律賓其實更需要懂中文的人才

如果菲律賓因為擔心中國的影響力，最後連中文本身都變成一件敏感的事情，那麼最後得到的結果，將不是菲律賓「更了解」中國，而是「更不了解」中國。外交官需要懂中文，國安研究者需要懂中文，記者需要懂中文，企業需要懂中文。研究西菲律賓海、經濟、外交甚至中國政治的人，同樣需要懂中文。甚至可以反過來說：一個越需要對中國保持警覺的國家，越需要培養真正理解中國的人。因為理解中國，跟認同中國，本來就是兩回事。如果菲律賓研究中國，永遠只能依靠英文翻譯、二手新聞，甚至其他國家整理好的觀點，那菲律賓本地得到的，究竟是自己的理解，還是別人希望菲律賓理解的中國？真正的國家能力，不應該建立在「不要學對方的語言」上。恰恰相反，是即使我不同意你，我仍然需要聽得懂你在說什麼。

中文最後應該是誰的語言？

這也讓我們回到這個系列一直在問的「菲律賓主體」。過去菲律賓的華文教育，很大一部分是為華人子弟存在。中文是「咱人」的語言，是保存文化、家庭與族群認同的一部分。中國崛起後，中文又多了一層經濟與國際關係上的意義。可是下一個階段呢？也許菲律賓華文教育真正需要做到的，是讓中文慢慢不再只是「華人的語言」，更不是「中國政府的語言」。它可以是一門菲律賓人自己選擇學習、自己決定如何使用的語言。一個菲律賓人可以因為工作學中文，可以因為祖父母學中文，可以因為喜歡《流星花園》學中文，也可以因為研究中國而學中文。他甚至可以一邊學中文，一邊強烈反對中國政府的某項政策。這本來就不衝突。更何況，菲律賓也是個民主國家，能夠自由高談闊論，也是民主的價值所在。國家安全需要界線，境外影響需要監督，教育合作也需要透明。但是語言本身，不應該成為忠誠測驗。所以，「學中文，就是親中嗎？」我的答案很簡單：不是。

至於，如果學中文不代表親中，那一個跟華人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普通菲律賓人，為什麼要花時間學中文？

鄭亞鴻

走馬貢川古鎮



談今論古

國慶七天长假總不能都待在家裡，女兒女婿提議到永安市。於是，10月2日，全家人自駕前往永安。當天直接到甘乳岩溶洞。溶洞見多了，大同小異，我不大興趣，我對貢川古鎮更感興趣。

第二天早上，我們便從永安市區驅車奔赴貢川鎮。

貢川鎮位於永安市北郊，距城區18公裡，古名「貢堡」，歷史悠久，據考古發現，遠在新石器時代這裡就有人類活動，有明確年代記載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741年，即唐代開元年間，貢川就已建鎮，開始有計劃地開發；到宋代達到輝煌時期，當時人文鼎盛，人才輩出，北宋陳姓家族享有「一門雙理學，九子十科名」的美譽；明清兩代，更是進士、舉人、貢生迭出。

到達貢川時，天不作美，下起了雨。我們冒雨首先來到會清橋。古香古色的會清橋橫亙胡貢溪，是通往鎮內的要道，始建於明成化乙巳年(1485年)，大旅行家徐霞客曾行舟過此上桃源洞，距今已超過五百多個年頭了。這是一座集橋、亭、廊一體的廊橋，兩墩三孔，長41米，以丹霞石壘砌拱券，是福建省單拱跨度最長的古代廊橋。橋上保留有明代進士羅明祖撰寫的嵌字對聯：會極環瞻星北拱，清波永奠水東流。數百年來，這座集交通、休憩、祭祀、觀賞於一體的橋梁，給無數人帶來了便利和福祉，至今仍是當地居民休閒聊天的重要場所。

走過會清橋，迎面是臨水宮，這是祀典閩地三大道教女神之一、海內外公認的「順天聖母」陳靖姑的宮殿。臨水宮信仰盛行於閩東，地處閩中的貢川古鎮也有這座宗教場所，不負歷史上貢川「水陸通衢」之名。

鎮上沿溪一帶，綿延一千余米便是貢川最有名的古城牆，明嘉靖年間為抵御倭寇而築。古城牆東、南兩面環水，西、北兩處負山，環繞貢川一周。城牆原長3100米，高7米，有七個城門：攀龍門、臨津

門、新城門、小水門，南門、延爽門、觀成門。城門上大都建有城樓。現保存較好的約1300米，以攀龍門至會清橋一段保存較為完整。這段城牆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貢堡城牆現存5個城門，原有的城樓均已不存，1992年攀龍門城樓得以重建，延爽門城樓也於2000年重新修復。

我們走出攀龍門，胡貢溪與沙溪在這裡匯合。兩條河在貢川鎮交匯時，形成「清濁分明」的景觀。胡貢溪雨季時水流湍急、攜帶泥沙，水色渾濁。而沙溪水量大、水流相對平緩，水質清澈。這天正下雨，「清濁分明」的景觀十分明顯。這裡也是貢川古渡遺址，曾是閩中地區重要的商貿碼頭。古渡依托沙溪水路，舟船往來頻繁，是古代交通與貿易的關鍵節點，筍干、木材等當地特產、物資從這裡運往全國。

貢川鎮歷史上人文璀璨，史書上記載的就有探花2人、進士24人、舉人貢生300多人。福建宋代理學「主心派」的代表人物陳瓘就是貢川人。為此，宋高宗還特賜「大儒裡」牌坊一座。有一條進士巷，在這條百米長的小巷裡，就先後出了3位進士。

宗祠文化也是貢川一道獨特亮麗的人文景觀。一隅之地，竟先後興建了陳、姜、嚴、邢、李、聶、劉、余、楊等數十個宗祠，成為遍居海內外的貢川族人的尋根之地。貢川城內巷道密布，縱橫交錯，穿行在狹長悠遠的街巷，古屋老宅比比皆是，可惜有的已年久失修。

半天時間，實在不足以詳細了解貢川古鎮的歷史脈絡和人文印記，只能是走馬看花一游，但我感覺到古鎮既保留著古老的歷史遺存，又充滿濃厚的現代生活氣息。

這裡素有「先有貢川，後有永安」的說法，讓我想起在我們泉州，也有「先有豐州，後有泉州」之說。從古老的小鎮，發展成現代化的城市，這就是我們民族的發展歷史，恰似鎮外的沙溪水，滔滔不絕，奔流不息，勢不可擋！

（2026年10月8日）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Android 客戶端下載